



在宽领和宽项链的下方，张开双翼的努特女神挺身跪坐，上身赤裸，头上绘有以金色勾边的太阳圆盘。棺外铭文从中部一直延伸至底座，底座上亦写有一行铭文。在木棺的背面，假发的黑色弧线一直延伸到铭文之上，此下又写有四行铭文。

少年法老

1922年11月26日深夜，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在底比斯的帝王谷发现了国王图坦卡蒙的陵墓。包括黄金面具、珍贵的珠宝、精美的雕像和壁画，令人叹为观止。著名的“法老的诅咒”，便是传说他的墓室口刻着神秘的咒语，而几个最早进入坟墓的人皆因各种原因早死，这一神秘事件使得图坦卡蒙的名字家喻户晓。清理工作花费了十年有余。墓中出土了近五千件珍贵文物，奢华壮观，轰动了整个世界，图坦卡蒙的金面具成为大众最熟悉的埃及面孔，引发了西方世界的“埃及热”，以及大众文化对古埃及“了不起的”事物和人物的持续关注。

一百年来，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们越来越全面地复原了图坦卡蒙所处时代的生活场景。而对观者而言，图坦卡蒙所处的第十八王朝，古埃及正在发生什么样的转型？为何在此时的古埃及出现了“一神崇拜”？是什么力量，让一个少年法老完成了对传统的回归？

此次展览的第三板块“图坦卡蒙的时代”以9岁君临天下、19岁暴亡的“少年法老”图坦卡蒙为主角，以埃及国家博物馆的珍贵藏品为基础，从公元前1500年地中海地区进入帝国时代的背景入手，上溯阿蒙神信仰的发展和十八王朝国王埃赫纳吞的宗教改革——这是多神信仰与一神信仰的一次分野，下推少年图坦卡蒙治下的传统宗教回归及后世影响，再现阿玛尔纳时期的惊天巨变，讲述埃赫纳吞宗教改革的前因后果，解读图坦卡蒙传奇的一生。

图坦卡蒙统治期间，将都城迁回孟菲斯，立下复兴石碑，表明回归传统的决心。他精心隐藏好王室成员的木乃伊，率领阿玛尔纳的居民走上回归传统的道路，并重启了卡纳克与卢克索神庙以及帝王谷的修建和使用。图坦卡蒙时代的艺术具有承上启下的开创性意义。它不仅继承了父辈埃赫纳吞的“阿玛尔纳艺术风格”，还复兴了古埃及传统艺术风格，并在外来风格的影响之下，形成了属于帝国中期的“图坦卡蒙艺术样式”，



图坦卡蒙石英岩雕像。

这种样式一直影响着第十九王朝乃至后来的王室和贵族艺术。

1931年春季，芝加哥考古队在试掘时发现了阿伊时期始建、赫伦布时期完工的葬庙。赫伦布被认为是新王国时期第十九王朝的奠基人，因其恢复了被埃赫纳吞改革中断的阿蒙崇拜而赢得了后世的高度评价。两尊巨大的红色石英岩雕像最初立于后门左右两侧宽敞的大厅里，发现时已经倾倒。除了这尊雕像外，另一尊雕像现藏于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博物馆。赫伦布的名字刻写在所有原文被涂去的位置上方，那里最初写的是阿伊的名字。然而，雕像的面容描绘的显然不是上了年纪的阿伊，而是年轻的国王图坦卡蒙，这尊雕像包括了基座、躯干和头部，国王身后有背柱支撑，他的左脚向前迈进。基座上的铭文是赫伦布的名字和头衔。雕像底座的后部没有铭文，国王的四肢和右肩业已不存，胡须、圣蛇和王冠顶部等细节一并缺损，左脸和头巾遭到了毁坏。国王仅仅戴着项链和头巾、穿着短裙，他的名字出现在腰带扣上，其后斜插着一把单头匕首。国王的身体轮廓柔和，大腿上部较为粗壮，面容年轻且优雅，鼻翼厚而圆润，嘴唇线条刻画细致，上唇很短，双耳位置相对较高。正如学者张诗淇所说的那样，人们可以根据目前已知的图坦卡蒙形象去对照和判断。该雕像明显是为了图坦卡蒙而制作的，但随后由阿伊制作完成、刻写铭文并树立于神庙中，并在最后被赫伦布挪用。

“图坦卡蒙的时代”展览叙事与富有节奏的展厅空间相融合。观众将通过狭长走道进入环绕式的影像空间，目睹年轻法老的生命祭典、共情公元前14世纪的生死别离；而大型雕像附近的留白，则试图还原从建筑内部眺望外部沙漠所见的宏伟场景，并为两位法老的雕像对望留出足够空间。■